

洪北江詩文集

化園書館

Wat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卷施閣文乙集卷五

陽湖洪亮吉著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序

乾隆十四年吾鄉莊氏之致仕居里中者凡九人曰禮部
郎中清度年九十曰福建按察使令翼年八十四曰臨洮
府知府祖詒年八十二曰黃梅縣知縣贈文選司主事樵
年六十九曰密縣知縣封福建臺灣兵備道歆年六十六
曰開州知州學愈年六十三曰湖南石門縣知縣封甘肅
寧州知州柏承年六十三曰射洪縣知縣贈順天府南路
同知大椿年六十二曰溫處兵備道封禮部右侍郎柱年
六十因爲南華九老會各繫以詩其宗之年及六十而未

預斯會者復二十一人各依韻和焉盛矣哉非特宗族里
鄙之榮蓋昇平之僅事矣且數公者旣無巧宦之目仕有
廉吏之聲彈琴之治甫成抽簪之情已切其在官也種秫
之田無五十畝其謝事也成都之桑少八百株貴而能貧
知止不殆此其高致一也居鄉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弟
有公綽之不欲法嚴平之自然風貌樸誠肖其披服卜商
不假之蓋酷暑而詎張晏嬰已敝之裘奇寒而始御其高
致又一也東西之第匪遙釣遊之所不乏葭莊之魚涉春
而已種蘆墅之菱經秋而可采方伯別業實曰青山尙書
廢園亦名來鶴永日永夕斯陶斯遊觀邦國之蜡曳杖而
必偕賽里社之神聯裾而早集其高致又一也維時風俗

既淳里居最樂盈門頽白之叟占野屢豐之年然而刻魚
入饌行于鼎食之家束脯爲禮饋彼歲時之會從大夫之
後亦竟徒行避長吏之庭有同由徑薦紳之讌市僧不列
於筵士夫之尊吏胥罕識其面均得遂彼恬適享其大年
其高致又一也家世傳學則有夏侯代不曠僚實惟沈氏
是以隨會既老變句嗣而登朝望之未休育咸皆成臚仕
門閥之盛里鄰榮之而數公者處貴寵而不矜與寒素而
鈞禮羣從之謹飭者賜嘉果而必捧子弟之通脫者逢乘
馬而亦數此則十室之邑忠信所存百年之宗家法斯在
其高致又一也子少以孤童逮承顏色高山仰止不去於
懷乃文考欲賦靈光之殿已頽孔融成童老成之人先謝

是可戚矣石門君孫宇達世其家學早有令聞懼良會之
就湮遺翰之放失遂各係以小傳並索序于余余惟九世
卿族首數乎甯俞萬石素風或衰于石慶花樹之法不及
于百載棠棣之碑僅傳于數紀皆名宗之所宜鑒也故原
其本末序之所以紀人瑞之符亦以垂後來之則云爾

復錢少詹書

亮吉頓首少詹先生閣下此惟道履勝常義蘊益邃禮堂
暇日惟寫六經中壘算年漸成七略幸甚幸甚亮吉雖未
及閣下之門然每得閣下一書輒憫其嗜古之誠爲析諸
疑義所在則亮吉之師閣下已久矣承爲刊定三國疆域
數條除淵泉漢葭前已自悟其失隨即更定餘謹一一如

來教也又承示唐開成石經左傳與今本異同處甚為精
審然如旦辟左右之旦誤為且少齊有寵之齊誤為姜石
經之外北宋塹本及淳化本尚皆不譌益知亭林顧氏之
言為不足據比來以諸書釐正左氏經傳本文至數十處
如郟郛二邑缺其一方文公六年淇水兩言全成脫簡桓公十三年
增子于適宣公二年脫侯為齊桓公六年均係本文非為小失此之
增損或尚不至戾于古也又有杜氏時經傳本已誤者如
鹵車之為輔衲服之為均亦惟求杜氏已前諸儒之說實
可據依者間為釐定稍疑卽闕之俟藁本粗定尚當質之
閣下耳兩年以來左傳詁以外復成乾隆府聽州縣志五
十卷大類亦同元和郡縣而于兩漢故城歷朝舊縣河渠

之興廢水道之遷徙頗加詳焉又五金利用詳所出之山
近監便民記置場之所其有爲吉甫所載而今則略者如
莊子觀魚之臺滕王宴賓之閣並登佛寺兼采道家以爲
無裨于輿地之實勿收也惟水道有十數條不敢仍古人
之失而又不能遽定者謹略述數事就正焉許君云河南
有澠澠二水同出密縣淮南王書及酈道元注讀均如急
敕之敕今以目驗及口音斷之疑非二水也水經云漢水
有沮沔數名同出狼谷而山海經及常璩國志又別標鮒
魚之源今以昔名及今地核之又知實一水也他若爾雅
東方之斥山疑卽今青州之沂山以字近而誤漢志廬江
之決水疑卽爲說文之漣水以音近而淆凡此未知有當

與否幸閣下有以教之也近時樸學之士皆從閣下問受
閣下猶子獻之及李君生甫均亮吉所心折然獻之注爾
雅而必書雅爲疋遂致西安書手驟爲亦匹之呼李君字
許齋而必書許爲鬻乃令近時齒錄分鐫無邑之字好古
似微過也附近所見聞以博夫子之莞爾亮吉再頓首不
宣

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先生別傳

先生諱和寧字畊叔世爲武進人雍正三年分縣又爲陽
湖人其生卒歲月行事官閣具於家狀甚詳其從甥洪亮
吉以爲古之顯於當時名於後世者皆有別傳見於載記
自東方朔至夏統已一百十人所以襄志乘之闕遺備史

家之搜采焉爰甄其遺事以爲之傳曰先生以強仕之日
策名杖鄉之年去職其在朝也官不越五品其家居也遊
不出千里而許與氣類導迎善氣以是抱人倫之鑒負海
內之望者三十年迨卒之日多士之在朝在家者皆爲位
而哭相向失聲蓋自東漢許郭有唐韓李以來至今日僅
見云而又內行醇備友誼諄篤李元禮之仕宦不異神仙
衛叔寶之風華無傷道範若綜其高致可爲神往者焉夫
世之獎許爲裏者或因片言之善或錄一技之長皆本素
知由于歷試而先生則聞聲已識望氣先知王猛鬻畚之
歲卽推公輔之才孝侯射虎之前已卜非常之器每當羣
賢高會達士盈門推白屋之童牙詡後門之寒峻致之高

坐無異賓師望彼成名有逾子弟非夫性情之摯能若已
有之如此乎又以士之曠遠歷落者類不護細行好爲大
言史魚爲盜荀況以之叢譏顏回復生禰衡因而隕首而
先生則百喙以辯萬端曲全憤此囂凌形于辭色以巷伯
之疾惡成緇衣之好賢保全者實多云家無一頃之田百
金之產而九族之親來而共食一面之識貧而解衣重門
洞開雖疎逖而可入城府坦白卽鄙吝而必言不移牀遠
客故人樂其寬或破產酬酢故世稱其達多能本乎天性
思理成于自然自夫家居或營小築平泉一石亦徵磊落
之襄龍門半池乃有回環之勢聆寒谷之竹早識陰陽移
遠圃之花先明向背將毋以濟物之量寓之于泉石者乎

若夫朗月入抱莫喻其高。襄白雲在天。思成其春服。守馬
卿之四壁。食何曾之萬錢。有柳下之阨窮。御孟嘗之狐白。
此則不可無一學步。而卽非誰其嗣之望塵。而不及者矣。
先生于學。或有不窺而識。無乎不貫。雄博如劉子駿。授太
元而亦觀逸才。如陸士雲。見都賦而驚歎。至于商榷一字。
如星位之妥于天。領悟半言。若時雨之零于物。則微言之
未絕。視古人而莫愧者。歟。亮吉少以孤童育于外氏。執畚
挈。糝偶影于僮奴。食淡衣麤。視同于傭保。先生識之于糞
壤之內。拔之于羣從之中。同舍改觀。里閭致敬。憫康伯之
陋。則輦書以貽之。傷羊曇之貧。則賭墅以乞之。嗟乎。士感
知己。無時可忘我。送舅氏。噉焉而泣。秦人之思鍼虎。欲隕

百身晉客之念范公將通九地尚何言哉他日信陵之客
張耳有推賢之名潁川之門景顧成行義之實是則後死
者之責而先生之所望矣

文學呂先生墓表

先生諱祖輝字杏標始祖泰然南宋時知吉州始自婺州
之金華遷宜興十七傳而諱仲始者復遷武進遂世爲武
進人太末三徙不越會稽西蠡一宗別于丞相祖諱佺齡
父諱官山學官弟子員行誼文學爲里鄰推重稱靜軒先
生先生其次子也自其幼時已有成人之度其事親也本
樸誠其交友也崇節槩里中父老悚然異焉不有君子斯
焉取斯刑于寡妻孝乎惟孝靜軒君及母許孺人皆鍾愛

之未幾學業頓進聲譽赫然項橐七歲先稱闕里之師施
讎幼童已擅專家之學自是教授里中者垂數十年蹤跡
所至北不越乎大江東不及乎滄海西登于牛首南極于
蛟渚一歲之中閉戶者常及十月六經之師著錄者乃至
百輩操朱墨之管而目以之眇書甲乙之籤而指爲之繭
默思而坐則屢銳繩床問字而前則幾穿戶限而先生之
教人也則又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尹公之弟子咸號端
人東海之學徒並矜奇節士林遵其月旦鄉里以爲祭酒
焉室屢空而晏如德無鄰而不愠方先生之少也與同里
大學士劉文定公侍郎劉圃三先生輩結爲文社先生以
年常爲社首無何兒寬上第嚴助入官馬安則四入九卿

望之則一歲三徙而先生以丞相之故人作諸生之都講
仲舉則經時拂榻平陽則無客掃門蓋文定公時適奉諱
家居亟遣社友招之謝而不往有詢其故者曰使劉公有
不赴招之老友顧不重耶此則濮陽之爲揖客見重公卿
槐里之斥小生居然口實世論兩高之然造物嗇先生于
前而豐之以暮境窮先生以遇而酬之以大年是以禽慶
遊嶽之歲嗣續乃生辭宣罷政之年茂才始舉六極則疾
居次首而先生又益以貧五女則盜不過門而先生復增
其一以平子之四愁不改啟期之三樂于是齒以老而強
遇以塞而秦高密舉小同之載尚克傳經子堅察高第之
時猶能健飯優遊里閭快叙平生迨至楚國之舊友盡號

先賢陸氏之門人亦先廟食

謂先生學徒湯知縣大奎時殉節鳳山

而先生

始息影衡門休神家術則天之報施善人者實多云亮吉

與先生有連且近同里巷閒庭撲棗則王吉之東鄰闢徑

聽松則泉明之北牖王微枕上聞捫蝨之談經伯陽竈觚

視望羊之讀易知先生者實最深矣以乾隆五十一年月

日孤子榮將葬先生于城東新河鄉之高三畝原乞所以

傳先生者亮吉遂不辭而爲墓道之表先生生于康熙四

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卒以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五

日年八十有一配蔣氏繼配巢氏子榮丁酉科舉人揀選

知縣將贈先生如其官女六人皆適士族孫二人貽安抱

安楊亭則藁艸尚元蒿里則衣冠盡白烏乎一邱之土三

尺之碑此日隻雞之奠稱有道而不名他年下馬之陵號
通儒而莫愧是爲表

刑部福建司郎中趙宜人葉氏神誥

宜人姓葉氏諱貞世爲蘇州太湖廳人浙江分巡寧紹台
兵備副使士寬之長女刑部福建司郎中趙君繩男之淑
配也生而淑慎動合儀則又聰朗善鑒柔嘉有文自夫結
褵逮于屬纊無疾言無遽色門內化之姻鄰宗之蓋夫人
生自鼎族歸于德門葉氏自少保公以來趙宗由宋魏王
以後均代有達人世著清德庭誥二首擬于顏門女誡七
篇方諸曹氏而是時勾吳於越之俗吹羅綺則障天排管
絃則沸日婆羅曼衍之戲與節序並陳踏青上巳之游與

冠蓋爭勝以市媪佐談讌以廟現代醫療是以沉沉畫閣
祀青溪之小姑宛宛紅閨雜黃冠之女士謝夫人之整肅
尙接濟尼竇太君之嚴明亦通巫媪習尙所在賢知交譏
者焉乃宜人_{之爲女也}則秉副使君之懿訓其爲婦也則
守恭毅公之家法曲江從宦伍相之濤詎觀太末侍親刺
史之屏不識迨夫里居益嚴矩矱僮僕受範內外秩如安
志枕溪之宅馬戶之禁斯嚴平仲近市之居魚里之優不
入溢衢社火婢不窺門隔院鐘魚尼難闖戶以閨閣之從
風肖臣門之似水焉宜人則更繪列女于寢頌其格言祀
先姑于庭以爲師保語笑不達于鄰跬步不踰于闔早焚
博具蠶織之婦難休嚴絕禱祠高明而鬼不瞰若其貴而

能貧儉以率下也翟莠之服與澣濯而並陳莞蒲之筵而粗糲之是饋諸父諸舅之至乃具牲牢二分二至之期斯修魚菽亮吉大母爲恭毅公女孫幼時頻隨至里第起居宜人視若猶子潤其孤童闔門之教以宣亢宗之期斯切凡宜人之以身爲範遇物盡誠之道亮吉又多得之目見焉天性孝友篤于弟昆德公罹禍文姬則流涕以言羯奴廢學道蘊則正容而悟以先臣服官之訓勗茲夫子以大賢行已之法望其所生故長君襄玉次君球玉皆早有令聞鬱爲時器時刑部君供職于朝蓋宜人教居多云疾病遽嬰不臻耆耄以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十日卒于里舍春秋六十有三越三年葬于城東黃塘鄉之黃塘原方宜

人之卒長君襄王服官京師不及視含歛故高柴之反里
雨泣者三年獻子之服喪加人者一等亮吉呼天之痛早
歷歲時見星之犇同茲莫逮鑿寒泉而弔影聞風樹以傷
心敬于几筵是爲神誥并申以頌曰

化之覃敷門內斯起如何世族鮮克由禮閨風之振繫惟
哲人神明不惑矩矱是崇家人師師惠而不怨熒熒孤童
誨我無倦搯臂之痛椎心亦遲庶幾無忝夙夜以思

與錢季木論友書

昨復枉書極言友道昔觀吾子之面今知故人之心輒貢
鄙誠要于永好蓋僕編紵之道有二端焉學問之友必先
器識拘于一隅難與高論談性命則爲周孔言訓詰則稱

鄙儒特牲所祠糾其違而卽同非聖方冊旣載舉其失而
便爲違經此一蔽也言無智愚時有今昔渾敦窮竒以古
而足貴垂棘和氏以近而不珍此則宛邱旣平必當高于
秦岱惇物尚時亦可等于蟻封此一蔽也據近定遠屈前
就後荀卿儒術見黜于後賢蒙縣著書致譏于里塾視犬
之字斥爲委談猶龍之言疑非確議此爲仲尼之識不及
于里師新安之經反尊于闕里此一蔽也復有神明本昏
胸臆是任讀易半卦已疑軒羲哦詩一章便嗤鄭衛張頌
植髭持不根之論窮老盡年爲無益之學謂日月可廢矜
其一鐙謂菽粟多事恃其夙飽此又一蔽也又或遂厥初
非矜彼私學愚公移山智士亦同其識陋儒談天經師引

之爲證此雖賢者之過亦一蔽也若夫事必究其原論必求其是解帶一室鄒魯不能欺其半言馳輪九垓嵩華不能搖其一瞬研幾極神深識殆聖求之吾鄙亦有人焉性情之友要于至誠非我有咎疑詩人之不真豈不爾思爲宣尼所深歎而近世之士或以爵秩叙鴈行拘年輩爲鱗次何云締交乃左雄限年之格何云結友成正始服官之簿此一蔽也聲譽起落引爲重輕蹤跡顯晦據爲高下郭李盛名必難言其紕繆毛僻賤士或至掩其琳瑜此一蔽也執彼此之見以致參商因趨向之殊忽離膠漆孟公鴟夷形張竦之短伏波畫虎顯季良之失此一蔽也又或以志意而合以門戶而離仲宣賦筆乃不嫌于司農叔然學

徒必先讐夫聖證此一蔽也又性有喧寂質有華樸于雲
沈思強中壘而亦默向生好遊戒王邑以疾走究之失其
一長或至兩敗則亦一蔽也若夫脫略繩檢求其性真白
雲在天望之而可見風雨如晦思之而不已半面之雅鬼
神無以間其隱片言之誠金石亦將輸其烈求之吾鄙又
有人焉足下卽其一也僕又恨吾鄙之士幼而定分長遽
踈節或智竭于一官或識昏于妻子耳目所及不能離夫
簿書形骸若遺未嘗踰乎寢榻而足下則師琅邪之不娶
學平陽之若寄落落如玉處于朱門明明如月成其素履
淮南之雞犬雅于辭公之賓客河間之簡冊親于中山之
家室染翰終日至忘寒暄披圖一朝或遺冠履此僕之所

深悉也乃或操筆萬語貢于所知求人作箋以答顯達頻
云采薪逃簪笏之席或乞急假憩名山之廬覩白鷺之羽
穢其塵容攀青松之枝寄此幽挹此又僕之所深悉也僕
舍足下又將何與交哉蠡水之側聞營州堂距僕先人之
閭半里而近東海再舉卽焚麻衣吳興一朝或解華組相
與商略疑義宴談晷日招莊生于濠梁致蔣濟于側舍樂
何如哉相去千里氣候頓殊僕客汴水日餐黃沙君官四
明乃飲碧海倘因翔鴻時有覆我

孫太孺人八十節壽徵詩啓

夫萬物競流不移金石之性百卉謝氣始聞椒蘭之馨貞
于運者久則享其報者烈焉是以物性至雜而冬生之木

必貞有生不恒而夜半之禽獨壽理可言焉見於是矣孫
母許太孺人陽羨之名宗也父知縣君南閣祭酒旌陽仙
令鵝籠一具飄爾攜家鮫浦十年傷哉遠宦孺人終鮮兄
弟獨奉庭闈唵雪豔其高才飲冰同其清德年二十贅贈
君子家而延陵善愁扶風易病集樓之鳳已罷吹簫過隙
之駒猶勤學易逾年舉一子而贈君遽卒知縣君旣囚玉
樹之摧欲奪柏舟之志孺人叩心出誓瀝血自明所生憮
然不能強也無何知縣君亦卒嗟乎父兮母兮逝者已矣
天只人只生者奚辜勢耳叫天則清霜凌于平旦截髮搶
地則白日冥于中庭遂乃兩櫓克前雙旌並舉昔叔先雄
之殉孝白貞姬之矢節具一于此已詫至畸兼而有之斯

爲大感于是帷車萬里則馬助哀鳴過峽百重則獲隨墮
淚崩城之慟行路咸傷者與窀穸旣成蒿麻不釋英臺讀
書之地隻影無依臨沂感孝之瀆半塵爰闢先是知縣君
有家財臨沒析其半以畀孺人孺人雖身挾積貲室無長
物古屋則神鐙時出壞牆則燐火羣飛懷璧是憂瘞金無
所至乃緘以素縑藏之斗拱前上寡婦之僕涕一尺而偷
窺南陽不義之奴縫兩囊而默運孺人不及知也無何乳
媪之居喧傳金穴里卒之舍赫建重樓僚僕以告孺人乃
疑發棟視之空篋在焉孺人旣冤結莫伸詣神自訴爾乃
備奴鬼縛里媪神驅叩首投情詣官自告鼠穴按其剩貲
牛車載其餘貨十僅獲一稍以自存人以爲至誠之感焉

一日以貧困坐古室中長歎甫伸一嫗歎至謂孺人曰爾無憂矣顧視之閒形神頓失翌日趨影堂視之則某代某妣之象似焉宜都之覲聖善無假冥求潁川之覲先靈非煩左顧貞孝之獲佑一至此乎于是有若焯掌報母氏之劬顏生餐煤共歉年之食歲丙子令子舉順天鄉試第十三人祀膳甫歸計偕適值時孺人方當扶杖已荷旌閭三江浩然峙襄清之百尺萬瓦香若表行義之一椽更復桓氏之嫠推本帝師之規夏侯之孫呼從外家之姓義興房之號與定遠支相配云

孫故定遠分支及孺人以節顯里中又呼爲宜興三房舉母氏

也越十年孝廉筮仕得句容儒學教諭百里就官六旬迎

養孺人有田一頃遂命入于大宗以奉時祭樹墓櫨焉夫

長樂讓產獨表于儒林平輿瞻宗不聞于閨閣而孺人顧以仁讓之德克紹孝弟之宗有識偉之宗邨欽之者矣御板輿而入官隔紗帷而助課過庭學禮則移訓文孫遷舍斷機則親督婢媪雍雍焉肅肅焉蓋敬姜之告文伯大家之誨子成無以易此未幾而平原文學遠著賢聲洛陽秀才亦垂妙譽句容固當孔道時集勝流于是過令伯之居先瞻大母詣士行之室必拜尊親而孺人亦視聽不衰禮儀可範餌華岡之木肌體愈輕讀老氏之書神明頓徹歲丙午叠荷 覃恩介茲眉壽遂卽官舍爲孺人稱八十之觴禮也大年之兆非假乎學仙餘慶之徵必推于積善亮吉等與孺人子若孫交欽禮宗之在望過義門而先式

咸以爲琬琰可以鑄德竹帛可以著聲不有鉅篇曷彰朗節于是采其本末跡其操行以貽世之君子云

崔君妻莊孺人墳志

孺人姓莊氏諱素馨濟南府知府敦坡先生之季女今杭州府水利通判曼亭先生之子婦也濟南伏氏經學傳于女孫江東謝宗閨望逾于男子自其幼時最得大父末夫公歡稍長隨其父濟南君歷官數州五行俱下視不停眸十紙齊揮墨常盈口迨乎始筭積詩已至百首訪汝墳之俗過南陽之墟登高覽古有士大夫之風槩焉年十八歸于通判君次子景儼載玉萬隻一珏至而輸華有鳥十雙比翼鳴而戢影通判君妻崔恭人故尚書錢文敏公之女

也馬芝之行附見辭宗左芬之篇光于藝苑自孺人之歸
而扶風子婦作讚大家河東孝娥續編閨範几硯日親文
筆益進是時通判君左遷涖郡全舫移家訪孤山之雪則
娣姒偕吟觀廣陵之濤則婦姑並賦吳江楓落有吾宗之
逸篇陌上花開尋外家之故事仕宦之地有神仙之望焉
松方悅柏中道而彫月不舒華上弦遽隕以乾隆五十二
年八月遭疾卒于鄔鎮官署年二十有三子二曾述懷荆
女一均幼景儼感逝旣殷傷心屢賦十二時之內欲廢黃
昏三百篇之簡竟刪蒙楚其年歸葬于武進某鄉之某原
嗚呼明星七夕天上誰期秋水一渠人間何世墓門鴉萃
時開怨女之花華表鶴來卽作望夫之石

署河南直隸汝州同知徐君妻楊安人墓表

歲乙未丙申以來里中之友悼亾者三人錢君維喬趙君
襄玉孫君星衍三人皆婦賢而才又皆乞志銘于余余羈
旅歲時未暇畢應今年春客開封同歲生徐君書受適爲
州倅此方以妻楊安人墓道之文請州倅悼亾之戚視三
君而尤過焉因不敢辭而爲第其本末曰安人諱銀盤及
長字孟貞某官某之女也與州倅爲中外親自其少時卽
嫻禮度州倅母楊太安人奇愛之遂聘定焉稍長其家益
貧兼不戒于火安人倉猝之間掖所生以免伯姬旣出靈
光乃頽非叔先雄之孝則宋無忌之灾不免乎年十二隨
父服官鹽山逾八年州倅就婚遂于署成禮州倅幼有令

名所爲詩篇已滿人口迨安人之歸而益勤勸學于是江
總詞筆借奉常之說文李權儉腹資大農之國策締交通
儒是正文字始則中論旣成列建安之七子繼則義訓益
究受扶風之六經阿客入世不誚空踈子雲閉門益勤撰
述則安人之助也又二年隨州倅旋里遘閔旣多數喪踵
至太常齋室尚不入夫內言巨孝聖廬益相違于中闐然
而曉日三號則蒿簪陪列春秋殷祭則麻衣助勞喪幾不
勝屢瀕于殆合而計之十年之中共牛衣者不過三載四
方之游偕鹿車者亦止數旬而已未幾州倅舉明經之科
有奉檄之志安人所親在遠顧戀莫勝州倅嘉其意不忍
違也遂乃風雪載塗寧車自送嚴君二官沈淪九品之末

老弱數口困頓萬里之餘安人則侍母氏之痼疾悲夫子
之遠行離觴旣傾情若終訣每當鋒車入谷塞雁內飛未
嘗不纏絲徐淑之篇沈痛呂姜之翰其族兄倫見之以爲
卽衛女之賦載馳黎莊夫人之詠中露不是過也嗟夫藪
蔓之誓皎日而莫逾卷施之條抽心而遽死乃至入室之
女殉母不辭望夫之誠闔棺未暝可哀也矣安人產一男
二女今惟次女阿男在又幼卽嗜書每有造述所著若干
首今藏于家州倅將以某年某月葬安人于某鄉之某原
念夫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元堂旣扃懿行莫列乃爲之表
如左云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卷之三

三

卷施閣文乙集卷六

陽湖洪亮吉著

錢獻之九經通借字考敘

昭代尚文百爲具舉六書之學近乃益昌王工部訂楚金之譌孫文學校德明之闕皆有成書附于小學然尚未及讎校九經正其文字如高密定禮堂之本傳可無疑江式就太常之編聞而競寫則演贊次列猶有待焉錢君獻之夙操記事之觚早究結繩之學研六經從文字入故時析精微研文字又從聲音入故尤明通假以丙申之春爲九經通借字考十四卷若其所得有可言焉夫經爲宣尼所訂之書字皆在叔重所編之部惟簡經屢易師或殊承聲

轉未求偏旁轉誤然因仍識乃知六經無不正之文用武
求無悟衆說有能通之義周禮司凡筵仍凡故書爲字乃鄭
方俗注禮當爲詔是也武舉一隅而不反推六籍而可該者焉
至若近世學人亦研竹素顧或好標異說致忽恒經修誤
爲條而轉議開成之失邁轉爲妬而或致熹平之疑不狂
爲狂之論識者病之若錢君是書集衆師之言以名陵爲
斷下則證以百家校之金石凡聚書若干種而始成言標
其要則義可翼經事涉夫疑則吾猶及史非僅徐邈張參
之能事矣亮吉亦以壬辰之夏著漢魏音一編舉昔人讀
如讀若之端聲近聲訛之故自杜鄭說經如蘇注史以迄
涿郡之賤陽翟浚長之疏淮南靡不畢收以存故讀蓋實

據叔言反語之先爲衆經通轉之助矣證之君子或有同心貽於後人實非小裨因序君書藉及之云爾

歸求草堂壽言詩序

夫舟航可以濟遠而戒心于江海松筠可以樂素而謝質于巖廊是以富春之蹈履高節而動星文會稽之蹤振瑰辭而扣天闕彼各有所暗故甘進者不謀于乍退養志者靡樂乎梯榮也若夫達身以襄一世之務居閒以研邃古之業臨菑謹議屢奏乎九重長樂專經並行乎六籍則出處之際物我之事庶交盡焉內閣侍讀嚴道甫先生當代偉材幼生異稟方今

上御極之初時內閣學士李公牧堂禮部侍郎方公望谿

以耆德重望號稱知人其見先生均降彼達尊接茲幼德
常山都水之學濬厥靈源亥唐子夏之對矜其奇智逮夫
列士籍服儒衣讀委宛之祕編識靈光之餘老積逋償于
一日隆名起于寸晷則前兵部侍郎長白夢公之力也自
乾隆十六年以後

上省茲河海屢幸東南是時九服承平羣才輩出奏枚生
馬卿之賦貴比制科別明經進士之條升茲碩學蓋

名試得人爲盛焉以亮吉所見今少詹事錢君辛楣副都
御史王君蘭泉編修程君魚門皆後先以獻賦頌入列清
華海內號爲宗工儒流尊其著述而先生則其一也入官
內閣中書直漢票籤處前大學士諸城劉文正公武進劉

文定公皆奇賞之前後領諸館纂修凡五以彼達才承茲
異數宜矣逾年以文正公薦入直軍機處夫世之履經綸
之地居禁近之中不過居常恂恂溫室有不言之樹自守
凜凜東海無可通之賄而已清素可風寵靈足荷若先生
則應機成務濟物爲襄總數館之機宜清累年之陳讞滕
公一言生人于伏質孫卿千鎰免客于奇禍而又國體旣
立非朱浮之賣恩朋交亦全異蘇章之用法方辛卯春雲
南督糧道羅君源浩以賄項逾期獄事甚急時文正公兼
刑部當主稿先十日已奉

命入主禮部試人傳先生袖䟽草排棘闈干上相之顏動
列卿之色事卒得解仁者有勇庶幾見之陰德活人於斯

信矣于是叔堅之形或繪圖于南楚賓石之德亦俎豆于長陵聞有屈將率之尊就子弟之列日申報德者先生固不自言也其年擢內閣侍讀凡直

禁近七年拜

上賜者數四人方謂當宏此設施成其博濟納言常伯之任監牧連率之司夫固已識在

禁屏屢

勤清問而先生當未衰之歲遭二親之憂遽遂初衣愴茲榮路有識所深惜也達人其有見乎歸築歸求草堂貯金石文字三千卷圖書三萬卷法書名畫復二百卷谷永疏達冠絕夫西京敬通詞翰昭回于建武君山說經之粹臣

瓚析史之精以迄厭次之述十洲涿郡之名博物莫不抉
宇宙之未露廣古今所欲傳規石爲硯壑于三易之餘裁
縑作牋價逾十倍之上凡著述共三十二種副旣藏于家
塾字可縣之國門兼之讀道旁之碑則柰前能疏其誤出
枕中之祕則嬌女亦諷其辭一門有集祕監別于大顏內
外皆文道韞參夫諸謝者矣配葉宜人柔嘉有則婉變善
文自歸先生卽勤家政時先生尊人以事避居舒城宜人
積紡績之資爲舟楫之費歲之春秋聿云定省寢門旣謁
攜冰鯉以稱觴良人未歸潔黃瓶而祀竈傳先姑之言訓
于豕婦以夫子之戒勸其佳兒儉然惔然其有定識者也
歲在辛丑先生及宜人皆屆五十甲子海內知識爲詩以

壽者凡若干令子峻等彙錄以寄先生亮吉與先生同客
陝西巡撫畢公之署辱先生之知命爲之序昔彥升弁文
憲之集陳劉美伯始之文類皆綜核生平詳求隱行蓋太
中之勲或韜于文學右軍之德反掩于書翰自非采薦紳
之口述錄名流所心許則潛美或不章焉又況列真五緯
配厥修齡高山大原徵其積累儔類所能頌述也若夫表
知微之識著濟時之要則子雲鄉里或有當于君平彥黃
周旋庶不誣于衛尉云爾

芍藥本事詩序

芍藥本事詩者吾友蔣大令玉予及孫君季述憶舊之所
作也探春北墅言歌鄭國之風修禊曲江遂值郭虞之祓

鶯嬌待至馬細馱來蓋整屋郭郎名喜者二君所眷也看
花客倦回面而引襟裾聽鳥歌闌抗喉而申宮羽于是蔣
君舉靈飛經有仙人郭芍藥者告坐客曰是亦一芍藥也
固知多年入道難忘綺麗之名一日同舟雅有神僊之望
然而新藻之生下澤已厭淤泥靈鶴之出空庭不工頽仰
矯矯乎有拔俗之心焉故振其孤花方移姿夫露檻而挺
茲弱植忽高舉乎風埃春讌正濃玉人告去蔣君舉觴而
思良會寫影而紹餘歡此則陽春屢詠初移齊右之風而
夏五遂書已應郭亡之讖者矣無何遠遞魚牋寄定情之
金釧誤傳鵲語迎別館之瓊枝蓋桃思代李雖隣根葉之
同而燕不逢鴻如學尹邢之避時值河東曲部籍甚關中

新聲圍羊侃之筵妙舞亂周郎之顧翩有麗人忽焉傾坐
名而問焉尤可異者東郭西郭隔河水而同源南枝北枝
待春風而欲合拈珠紀歲旣已齊齡映玉爭妍尤堪並蒂
孫君子是撰將離之譜昔夢方殷欣如願之逢亞枝更續
蒲州郭郎名雙者並枝芍藥圖所復作也預斯集者咸美
而賦詩窮窈窕含睇之情極旖旎從風之致予授簡之下
又有感焉昔春卿開徑羊仲頻來子荆賦詩馬公首和款
淳于之讌燭幸高烧贈小史之篇牋曾屢易筵長未接先
知越客之心袖冷思溫已進襄成之手未嘗不歎其同饒
慧業共厥僊源一則泠泠善語墊巾餘名士之風一則宛
宛依人揮塵有清流之習雖子元之注蒙叟篇終而竟竊

馬蹄文舉之依茂宏會始而猶披鹿褐標舉所在有不同
矣離合之致洵可言與夫今夕何夕星明照邂逅之期新
人故人道遠致殷勤之問可知賞真者不嫌乎兼美情摯
者靡遺乎自昔也爰不辭而爲之序

十二月十九日終南仙館同人祀蘇文忠公詩序

歲序乍閒豐年告慶山隅千尺積雪與齊官齋東偏舊有
山館與二三子觴詠于茲月惟嘉平日值十九宋故端明
殿學士禮部尚書蘇文忠公嶽降之辰也覽乎遺文嗟不
並世求其宦歷又近在茲相與薦茲清羞列彼嘉豆几筵
旣陳畫象斯肅則高冠峩峩從乎支遁長袖落落綴以踈
梅瞻拜之餘遐想有寄惟時簪筆之士旣紹南皮笙歌之

聲亦逾鄴下當夫旅揖再拜三歎一彈寒禽蹲樹而不飛
凍鯉破冰而出聽南山白雲圍乎坐右增采軒棟助潤襟
裾青松在庭列柏蔭戶崇儀則迎神降神清聲則滿室滿
堂者焉嗟乎尚友之志誦詩讀書仰止之誠大星列嶽七
百餘歲思公而不忘十有三人握管而競賦至于斜月沒
樹音猶繞梁寒威襲衣飲始投轄中心好之驪駒之歌且
止歲云暮矣蟋蟀之旨無忘預斯集者詩無不成昔孝若
作贊言圖歲星陳留聚賓致徵緯象今序而傳之者亦以
紀嘉會著良日且使後之祀公者有所述也

與孫季仇書

亮吉白季仇足下別後五旬亮吉亦渡風陵徑條谷襄人

蒲坂之寺哭友巫咸之山鹽池旣屆馳蔣生之寓書熊耳
回經憶錢君之昔辯道路饑渴存忘在念兼以獨遊時涉
遐想非復曩時共載之興矣然而沿乎洛汭遵彼汝墳七
聖皆迷之野獨爾驅車耦耕不輟之鄉猶承指道幽憂之
思亦間以篇什寄之閉置二旬始達樊城臨池而舉觴尋
碑而墮淚越日乃舍騎登舟白鷺出樹回翔可觀潛鱗上
竿尺寸皆市惜沿漢入江之樂不及與足下共也暑月正
滿當抵武昌行攜濁醪上揖黃雀彭蠡旣泛卽指北江回
日再當詳書與足下耳長安人海之地尚望稍節語言謹
慎嗜欲相見尚遠我勞如何亮吉白

鄧尉山人徐文竹詩序

夫知山莫如樵而無與巖壑之勝知水莫若釣而莫窮浩
渺之概知簡冊莫如儒而不克極夷曠之致是以升林麓
而能賦謂勝于樵臨川上而能言謂勝于釣積經籍而能
化謂勝于儒若其兼此者則身世之樂亦幾盡焉復有知
而不獲踐者嵇生曠矣而鸞鳳之翮不鍛公理遠矣而參
佐之職不辭故著樂志之論而跡局于冠纓成養生之篇
而遇極于幽憤達者之過古人類然友竹先生脫塵網以
遊抱白雲而逸一畝之宅山花環而欲笑五湖之田魚蛤
頰而可拾杖策所至崖傾谷懸則能賦矣縱棹旣遠潮靈
帆峭則能言矣積軸萬卷心超語逸則能化矣若夫極一
世之工而猶窮于自然之致涉干祀之想而不能忘在身

之累此今之作者所以傳而不遠也觀先生之詩可以自
悟于山水間乎

出關與畢侍郎牋

自渡風陵易車而騎朝發蒲坂夕宿鹽池陰雲蔽虧時雨
凌厲自河以東與關內稍異土逼若街塗危入棧原林黯
慘疑披谷口之霧衢歌哀怨恍聆山陽之笛日在西隅始
展黃君仲則殯于運城西寺見其遺棺七尺枕書滿篋撫
其吟案則阿孌之遺牋尚存披其總帷則城東之小史旣
去蓋相如病肺經月而難痊昌谷嘔心臨終而始悔者也
猶復丹鉛狼藉几案紛披手不能書畫之以指此則杜鵑
欲化猶振哀音鷲鳥將亡冀留勁羽遺棄一世之務留連

身後之名者焉伏念明公生則爲營薄宦死則爲卹衰親復發德音欲梓遺集一士之身玉成終始聞之者動容受之者淪髓冀其遊岱之竟感恩而西顧返洛之旒銜酸而東指又況龔生竟天尚有故人元伯雖亡不無死友他日傳公風義勉其遺孤風茲來禩亦盛事也今謹上其詩及樂府共四大冊此君平生與亮吉雅故惟持論不同嘗戲謂亮吉曰予不幸早死集經君訂定必乖余之指趣矣省其遺言爲之墮淚今不敢輒加朱墨皆封送閣下暨與述菴廉使東有侍讀共刪定之卽其所就已有足傳方乎古人無愧作者惟藁草皆其手寫別無副本梓後尚望付其遺孤以爲手澤耳亮吉十九日已抵潼關馬上率啟不宣

城東酒壚記

城東酒壚者余弱冠之時與亡友黃君景仁馬君鴻運及
今知南陵縣左君輔文學蔣君青曜諸人讌遊之所也地
則面橋背市沿林枕溪闢圃製亭截椽作閣風颿出其前
雲樹亘其後酒則隔歲之釀東西接楹魚則截流之舟尺
寸入市摘蔬田之晚翠啖瓜圃之深黃乘斜日以出戴曉
星而歸霸陵醉尉雖昌禁而不呵吳門市卒恒闔扉而見
待此數子者又復逸氣溢坐高譚接雲平子作達則一市
縱觀阮生狂歌則四筵聳聽北牖之日倏去而倏來南溪
之流時涸而時溢撫青松以寄懷指白首而要誓蓋亦極
酣嬉之致窮日夕之勝焉當是時也自以爲七尺之身金

石比之而不及百歲之遠更僕數之而難終委巷棄甃當
與浮屠爭高名厨製羹較諸酷暑尤熱除蜡臘之外無非
合并之期際霜霰之辰彌驚宴集之數矣嗟乎言笑宴宴
信誓旦旦而咸池之塊已招而不返燕市之魄復墮而不
取逝者戢影一棺存者繭足萬里沉酣之醉骨與冥漠以
合邱窮愁之涕洟雜風雨而迸落半宵之談如隔乎數世
七子之飲幾疑爲昔人蓋曾不卅年而市廛已移遊侶頓
改城陰幾尺不蔭黃公之壚危橋數尋寧來謝客之屐升
茲毀岡弔彼陳迹則去我不顧者東逝之波瞻望弗及者
西馳之日而已暇日偶得故圖玩其遺詠渺爾數子墮若
秋空之雲怛然一身自疑遼左之鶴遂作是記以志感云

蒼雪山房詩序

蒼雪山房詩者元和張君琦之所作也其人也飲酒泉之
酒擘瓜州之瓜下床而接祁連闕牖而窺龍勒昆侖萬仞
之雪烹之爲茶吐谷一川之羊指而欲食盍歸乎來西王
母之石室其樂已極牢蘭國之瓊廬祭酒投筆反勒緝熙
之銘終童弃繻緣借鑿空之使落落自喜超超不羣此則
天傾西北子乃來遊地缺東南家乎斯在可謂極壯夫之
槩者焉然而搜其故篋時歌陌上之花念彼同心頻折岸
頭之柳行乎日沒之處方思日出之鄉夫洲連橘柚則黃
紺之光燭山花雜雲霞則青紅之氣成海橋如缺月四面
波通巷若長虹百門洞啟層樓千尺勢欲居天圓牖雙扉

人疑入月遊無晨夕出斜日而歸啟明產乏上中茹青山
以飲碧海照吳興之鏡發采過乎春葩酌虎阜之泉轉喉
工于百舌宜其巢枝是戀首禾致思夢一夕而百回意一
篇而三致者矣雖然言乎居處則西極之客視蘇杭爲上
天采其風謠則南音之靡聆秦聲而却步冰霰之質桃李
因而萎容琵琶之聲箏簫以之徹響漁謳棹詠何如瀚海
之篇玉樹瓊花壓以天山之曲歌傳勅勒俗士比于聞霆
調入伊涼媚夫隨而墮魄今僕之交君非一日矣乃轆轤
之屬愈遠則杼柚之機益新百篇授我絕管輅之常談三
日不來見阿蒙而刮目其獨傳西夏之音斯永冠句吳之
士者乎夫絲竹未罷哀樂之心已紛觴罍旣陳鬱紆之氣

尚涵善乎昔士之言處境有其極難聖人亦當情恕者矣
僕聞其遊蹟先已醉心抽彼新詩尤驚絕調又念自十年
以來僕亦東棹乎甌江西車乎汎國州有九未臻乎梁益
岳有五尚缺乎岱宗亦可謂東西南北之人燕齊楚趙之
客矣我所思兮乃九州外之大九州子好遊乎無百步而
笑五十步

杭董浦先生三國志補注序

近時之爲史學者有二端焉一則塾師之論史拘于善善
惡惡之經雖古今未通而褒貶自與加子雲以新莽削鄭
衆于寺人一義偶抒自爲予聖究之而大者如漢景歷年
不知日食北齊建國終昧方隅其源出于宋之趙師淵至

其後如明之賀祥張大齡或并以爲聖人不足法矣一則
詞人之讀史求于一字一句之間隨衆口而譽龍門讀一
通而唾虎觀于是爲文士作傳必倣屈原爲隊長立碑亦
摩項籍逞其抑揚之致忘其質直之方此則讀史記數首
而廿史可刪得馬遷一隅而餘子無論其源出于宋歐陽
氏之作五代史至其後如明張之象熊尚文而直以制藝
之法行之矣夫惟通訓詁則可救塾師之失服虔等二十
一家之注漢書是也亦惟隸故事則可救詞人之失裴松
之注三國志之類是也余少讀道古堂集卽歎先生之學
于史最深今合觀之先生之史學亦卒莫外乎訓詁及隸
事二者若三國志補注之作則又繼裴松之而起者也雖

然補注陳志矣又兼注裴注以事在晉宋以前不厭其詳也采諸家矣兼采及方志以事闕故老之傳或轉得其實也亦間有仍古人之失而未及更正者如魏文帝紀墓首陽陵補注引通典云富平縣西有魏文帝陵今考文帝陵在偃師縣首陽山南其在富平者西魏孝文帝長陵也且因此可以證樂史及今通志之誤何則富平之西爲今耀州圖經云耀州東至富平縣界十里則杜祐云長陵在富平縣西者是也寰宇記云在富平縣東南二十五里者樂史誤也若大唐山又在耀州西北七十里而通志云長陵在耀州西北大唐山者則又因樂史之言而誤也楚王彪傳黃初七年徙封白馬城補注云志稱七年徙封白馬而

陳思王詩稱四年白馬王朝京師則當時未有此封宜稱
吳王今考陳思王集云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
余朝京師魏氏春秋亦載桓是年還國贈白馬王彪詩桓
傳黃初四年徙封雍邱王則彪徙白馬亦當在此時傳言
七年或誤也他如魏受禪碑之可以補魏紀之缺魏王基
碑之可以糾本傳之疎而注不及者先生或未暇錄及金
石乎夫小顏之注班史得失並陳二劉之于漢書瑕瑜不
掩而重其書者尚一目之爲功臣一稱之爲諍友又况先
生此注足以救前二端之失而又兼有此三子之長者乎
令子賓仁于先生身後能一一刊先生之遺書俾之流布
則其能承家學又不待問余故不敢辭而序之

與莊進士書

今日二十四日方奉到去臘十日手牋圍鑪發書逃暑始獲乃歎千里之隔寸心之誠天道變矣人事間之爲可念也承示校小徐說文繫傳時有心得足下以凌虛之才而用之于實有信古之美而闕其所疑求之于昔則張杜有其規準之于後則徐李失其步僕嘗聞之實事求是河間獻王之學也演贊其志召陵公乘之言也足下近之乎夫近世六書幾成習尚甚至江總詞客亦諷說文郭公畫史并研字學實則明三隅而昧一知二五而忘十必推其故亦可言焉其下者則芟除音聲惟講意義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得其一端欲杜千口其次者則不明假借不辨聲轉

說要之義則久假不歸舉背之形則古文未悟草修成羽
叶紂爲鯛此則書登梵篋口必加旁字入道書雨常建首
曾儒衣冠而膜拜禹步之同量矣又或本非義類強爲牽
合稽省旨而加山貢合章而成水小言破道似是實非若
不嚴兩觀之條恐無救六書之失者乎手示云說文無覲
字小徐本僨字下注云見也最是雍熙本注作賣也恐非
僕向欲爲弇山尚書篆石經儀禮論語藁本私覲字本皆
改从僨得足下書知有同心也然竊疑雍熙本賣字亦未
爲失說文賣銜也从貝畚聲賣古文睦字讀若育凡僨及
讀續等字皆从賣得聲則僨注爲賣尚从本訓也且銜字
之訓亦有賣義或後人以字近又傳寫以賣爲賣耳總之

小徐說文視鼎臣稍善然時有意爲增損貽誤來學者不暇詳述姑舉經史各一條質之足下焉左傳昭公七年遠啟疆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唐石經及宋槧本欲字皆無異文今小徐于賊字下引傳云齊與晉賊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說文賊移與也玉篇賊益也無訓欲之說而小徐言如此若云賈服舊經旣無明證而云齊晉移與又不成文執此單詞準其素行不過好爲新說以亂舊經而已漢書地理志山陽郡平樂侯國泡水東北至沛入泗而說文云泡水出山陽平樂東北入泗今考泡水自睢州東北流過商邱始至單縣相距二百餘里而漢平樂故城又在單縣東四十里則泡水不出平樂

明甚乃小徐欲申許而遽改班志本文泡出平樂縣東北
至沛入泗夫云至沛則沿俗本之譌也而云出平樂則承
許君之失而又爲之辭也足下能表其長而又不諱其短
則善矣炎暑攝衛何似僕學非王陽遣子受梁邱之易才
謝睦孟甥復習嬴公之經殊以爲幸未識兒輩能受教否
他日守其師說積彼近聞問難于釋屨之時更端于過庭
之日恐僕終當爲足下屈也白雲在溪修竹環舍相見有
日不復多云

中州金石記後序

尚書弇山先生成關中金石記之後二年奉
命調撫河南又三年而復有申州金石之著自是而秦涼

之寶墨荆豫之貞珉按采靡遺殆稱觀止亮吉于金石之
學素寡究心而輿地之嗜幾于成癖暇日嘗假先生碑數
百通校史傳闕遺其間得史文之誤者十之三以史文正
碑石之失者亦十之一繼又周覽大河縱觀崇嶽南遊乎
汝潁北極乎殷魏又悟乎金石之失有卽可以金石正之
者如大坯之山尚書有洛汭之文爾雅標一成之目而唐
天寶中河北黜陟使碑以坯爲岨遂舉黎陽縣南山當之
雖說由臣瓚而義無左證何則昔日一成今乃巖巖之石
嶺昔日洛汭今乃湯湯之淇水必謂臣瓚之言足據則周
公文命之言未可憑也惟晉灼漢書音義黎陽縣下云黎
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

陽以爲名固知魏晉以前無有以黎陽南山爲大坯者矣
又汲縣近代比干墓碑稱酈道元水經注北魏時墓前石
銘云殷太師比干之墓夫未蒙其寵而先有是稱此則厚
誣古人取譏來哲惟唐李翰碑云貞觀十九年太宗東征
師次殷墟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爲太師謚曰忠烈固知
飾終之典遠逮夫貞觀崇號之加無闕于拓跋必炫其該
博信此魯魚是謂生被實禍沒蒙虛稱非後儒之無學卽
前賢之不幸也若夫滇陽之爲慎正以永平四年之印成
臯之爲臯見于建武中葉之章雖始存終軼而此是彼非
是知前之樂石足以訂來刻之譌昔之吉金亦可糾近鑄
之失有裨于實學不少也近者圓石出洛陽而知王伯輿

爲祔墓殘本藏太室而知堂谿典字伯并昨馮戶部敏昌
遊王屋之山于懷縣得司馬昇墓誌銘武進士億行鞏洛
之野于董家邨得姜纂造象記求之昔人皆未著錄蓋好
古之至川嶽鑿其誠購竒之心球琳逾其價固不必投文
清泗搜羸秦已失之金移檄陽侯訪太學久沈之石而所
得旣如此矣亮吉按魏司馬昇碑曾祖彭城王祖荊州云
云而知晉史列王之傳缺畧實多又校齊姜纂記云天統
元年太歲乙酉九月庚辰朔而知北齊後主之編干支亦
誤未嘗不鋪紙百回求其墮義面壁竟日取悟一隅儔類
以此而疎寒暑因之而變也昔者戴淵之涖州兼司兗豫
近則田公之作督亦統山東先生倚畀之隆倘同茲例庶

幾絃歌有暇雙鬢闕里之碑旌麾所賁訪郎臺之刻自是而
天下之大觀庶畢萃于一室矣

開化圖書
CASHUA LIBRA

卷施閣文乙集卷七

陽湖洪亮吉著

福建鳳山縣知縣贈雲騎尉世襲死節湯君墓表

夫仁義豈有常蹈之者君子股肱旣已竭加之以忠貞是以苟息再死永符白圭之言臧洪復生無踰酸棗之節士君子有一世出萬死之地義重于生乃如此乎若吾友湯君者迨其人焉君諱大奎字曾輅一字緯堂世爲武進人自六世祖某至君父監生君自銘皆有隱德監生君又以學行顯于時祖父兩世皆贈如君官監生君夢明太常都穆入室而生君以是奇愛之君生而廣穎大目明慧夙解八年而通尉律十五而明六經時君與亮吉並居中河橋

側委巷中亮吉六七歲時君年已逾弱冠補博士弟子員
締交名流是正文字陋巷專室之中有魁士畸人之跡自
君始也未幾秉二親之命爲四方之遊南眺禹穴北覲闕
里傭書乎吳會佐幕乎鄒魯飛蓬嘆于微子負米同于仲
由益十五年于此云歲壬午年三十五始以國子監生舉
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殿試二甲因請急假歸又二年卽
奉

命往河南以知縣用時二親在堂板輿迎養案牘之暇極
色養之致焉補柘城縣知縣遭內憂歸服闋補浙江德清
縣知縣又奉監生君憂君頻遭大喪有逾常禮廉吏薄俸
靡給乎養殮先人敝廬或搖乎風雨始自中河橋側遷于

昇仙里右卽今之居第也服闋補福建連江縣知縣四年
調任鳳山鳳山懸于海中民番雜居風俗不一又餽餼屢
蛤之產利徧天下筐篚簞篋之資富堪數世用是前政率
以賄敗君選于上官特膺此任檄調之日攜一子兩僕赴
焉至則掃除積習徐儆刁風三年于茲俗安其治候代未
歸值臺灣奸民林爽文之變其黨莊大田遙應之君訓練
鄉勇整飭吏民晉陽之內有壘而必增踈勒之旁無城而
亦守未幾聞彰化陷又未幾聞諸羅陷其時也壞雲四落
海水亂飛怪獸突門驚禽布野君結纓禦寇握矢登門又
蟻負之卒防豕突之兵士氣乍揚賊鋒稍挫方復問傷弔
死秣馬厲鋒回聽事之堂行飲至之賞而烏合三百踰毀

垣而登朱旗一軍鑿凶門而遁賊復蜂擁民同獸挺君知
事不可爲率典史史某及愛子所親禦于堂皇前後手又
賊六七人賊斷君三指復中數鎗而隕烏乎楚司馬之背
創之者三晉中軍之指斷而非一至乃元黃被地愛子隕
于衝戈手足異門鄰童甘其白刃死義死孝茲爲烈矣求
仁得仁又何怨乎越四日吏民入殯君于署以史君及君
之子荀業列于左右平原之裔用國殤而在堂秣陵之尉
以鬼雄而列殯無何賊復陷鳳山署燬于火逾月
大兵定臺灣搜牢之舉已行列肆之民復返于是巡撫徐
公懸賞購君之尸不得今年二月君所親有復至鳳山者
掘堂皇下二尺得之史君及君之子遺骸亦在焉恒榦旣

摧而上衝之髮猶植燎原雖熾而欲裂之皆不腐遂復複
衾三襲歛溫序之鬚元纁數重藏卞公之爪聆伯奇之哭
霜墮于重林聞杞婦之聲城崩于隔海時有

旨別臺灣死事者平日居官優劣大府獨舉君廉謹以聞
于是有

旨賞給雲騎尉承襲又

恩給祭葬銀一百兩照陣亡例賞卹銀一百兩千秋死節
事白于彌年翁歸潔身賞隆于沒世于是報功之典彰焉
激勸之旨寓焉君之孤范業暨孫貽汾始奉君之喪歸葬
于某鄉之某原復累君行事求爲墓道之表禮也君生于
雍正六年三月十一日死事以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

三日年五十有九君生平所著詩若干卷炙研瑣談若干卷又補遺若干卷康樂成童先驚得句孝侯臨命尚復賦詩以至時歌易水感下泣之賓朋不讀河梁恥生降之都尉蓋性情之正如此也若夫炙研瑣談之作又可言焉飛詞南閣則不乏雕龍投分衡門則尚多窮鳥未嘗不矜其片言之善錄其一藝之長雜以舊聞將成信史振筆則仲宣七子悉入編摩餘篇則鄒衍九州將歸著述嗟乎不知者或以爲海外恢奇之著其知者卽以代襄陽耆舊之編乎今則成編數十咸歸溟滓之宮奇字三千欲問豐隆之府嗚呼立論立功不朽者旣如斯矣百篇百卷所存者乃止此歟雖復終軍之亡南粵引重儒林季雅之沒射姑尤

增文譽而傳家積軸未得比于牛腰望海招魂并欲搜于
魚腹天之阨君者不已甚乎此則化東周之血靡待三年
殺南海之青惟留數簡摛材之彥不置辯于碧雞樹檟之
墳必飛濤于白馬烏乎哀哉

從母莊孺人墓表

莊孺人吾母同產姊也少而開敏爲外王父嶠峨君所愛
與吾母皆親課之所讀倍于諸兄年十九歸同里附貢生
莊君韡萼莊故方雅之族自孺人之歸卽操家政孝于姑
妯睦于馭馭有田一頃市廛十楹孺人明于豐嗇之宜謹
于出納之節以故常裕時貢生君從昆弟十餘人皆前後
擢高第而貢生君輒不遇孺人每以義命慰之支機于鳴

玉之側衣敝于垂組之旁晏如也未幾君舅黃梅君以疾告歸孺人酒醴必親果飴夙具割肉之正以薦尊嫜棄蒿之邪以存家戒咨點心之方于鄭儉之嫂求曼首之法于盧諶之家蓋所謂不潔不饋無形無方者歟又性至孝時嵒峨君已卒外王母獨居恆晨夕致饌寢門未闢便了至而攜漿夕飡欲陳方成來而饋肉亮吉少孤從吾母居外家常刻日影記之不逾寸黍馬與吾母尤相愛每當歸寧輒周所乏亮吉七歲時孺人常攜至家時孺人五子均在塾中盈尺之壁皆鑿楹而貯書勝衣之童知盤辟而雅拜亮吉見而慕之又一日至孺人家憫其宿饑食之過飽未幾而鞵係解于砌履踵決于庭孺人爲泣而正焉此則淮

母之惠愛有見于拂情慄姬之壺漿不忘乎沒齒孺人以君舅之喪過哀遇疾而卒年四十有五大宗喪其女儀外姻傳其室訓以乾隆二十七年葬于某鄉之某塋越二十二年而子寶瑒官雲南會澤縣知縣寶書以方畧館議敘候銓八品于是

錫類之典頒焉施德之報顯焉寶書因乞亮吉爲墓道之表亮吉惟果羸之愛無能去懷寒泉之思因之益痛對漆梓之字流涕其遺規過花樹之宗私求其餘慶云爾
從母楊孺人墓表

楊孺人吾母同產妹也爲嶠峨君幼女年十七隨宦至雲南未二年從外王母奉嶠峨君喪以歸峻嶺千折洪波萬

重悲淚積于鮫潭哀聲慘于椶岫旣歸而毀已見骨喪幾
不勝逾年始適同縣處士楊君安吉時兩家並中落僅克
成禮廉吏之室鬻犬因而市釵積貲之家市脯乃能具饌
孺人處之泊如也所居芳茂山側貧乏僕婢凡抱瓮而汲
量粟而舂皆身親之未幾處士君欲入貲應京兆試未果
卒于都門孺人有一子先卒二女尚幼聞耗之餘屢瀕于
死自後日卧土室中以織紡自給遂得偏枯之疾至老尤
劇云外王母憐之迎車數遣僅乃一來設藜羹而不甘御
麻衣而欲隕外王母以道遠爲賃樓三楹居從舅氏室中
樓舊有狐崇自孺人居之遂爾絕跡人以爲貞孝所感云
孺人積牛衣之痛抱羊舌之悲是以子姓之中撫甥尤厚

亮吉幼時出塾卽過孺人每爲亮吉誦河梁之詩唸朔風
之作俾成誦乃已蓋孺人習于漢魏詩百數十篇暇卽諷
之人有詢其故者則泣曰此先君之所授也濟南之女不
忘列宿之章沛中之姬永襄帝師所訓蓋同此歟居從舅
氏室凡十年迨二女各適人始依外氏及亮吉以居又二
十年而卒年七十有一嗚呼百歲若瞬而沈憂者七旬兩
家多故而齎志者沒世迨至入室之女亦摩笄而誓天承
家之男輒零丁而絕世此則我辰安在周傅以之傷心實
命不猶國風因而隕涕者矣以卒之後十日合葬于處士
君之壙孺人之志也亮吉感林風之不寧悲墳草之易宿
爰爲加土若阜立碑如門庶幾十步之內松柏茂于幽垆

百年之中牛羊遠夫貞壠云爾時乾隆五十四年九月日也

王樓村先生靈豆錄序

靈豆錄者寶應王樓村先生中歲之所輯也昔神農之作本草也凡三百六十五種以配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日生一草草治一病是知五味六穀之宜百醬八珍之用以迄六根五華九實之選造物非僅養人亦藉以救人乎若夫上古之世至人嘗藥中代以降巨孝知醫其次則有長者拯危之用焉又其次則有通人博物之資焉此先生輯書之旨也若言其已驗者則馬尾夜呼烏頭食禁見羊桃而雨泣縮蘆綬而顏開宋平國狗之噬蕭起河魚之疾臣意

則消石一齊莞華數撮元化則青黏十兩漆葉滿升莫不
矜彼剏聞動關神效士不必九能而克名其物醫不必三
世而可服其齊者焉今先生則又增以宏景之篇益以慎
微之記上稽乎伯益化禹外極乎齊諧洞冥卷首于五行
篇終于寓物含咀陰陽包括海陸將使天地之大一物莫
能遁其形古今之久一名莫不登于簡此則蕪蕪不知儒
流引之爲恥豹鼠旣辯士林舉以爲榮由是對

大廷冠多士上第推夫單父舉首表于菑川何莫非稽古
之勤濟人之切所致乎抑亮吉又欲爲先生廣其例者蓋
語乎上則天水之碧見秣陵之書求其下則地泉之甘標
荆楚之記火則九沸九變伊尹言之乃詳水則一淄一澠

易牙嘗而自別他若言乎卉木則昆崙之蘋具區之菁也
陽華之芸雲夢之芹也言乎飛走則朝穴之丸夜飛之翼
也藿水之鱗青邱之炙也庶用以廣療寮之用通醫意之
條焉嗟乎牽牛天駟數起于形生搏桑落棠不離乎卉木
是知蒼蒼正色亦垂造物之稱首首羣蒙雅有廣生之日
倘正名乎百物均不逾乎動植者乎先生曾孫嵩高早通
燥濕爲楚國之枝官解治偏枯匪魯邦之胄子官暇又推
先生之劍作補遺若干條此則束皙續經特增乎有獺梁
文補雅更廣于明蟲義必務于精揆理有資夫泛濫亦名
醫副品之條隱居百一之助也用推其意序焉以貽世之
讀是書者

閣師稽拙修先生八十紀恩序

夫五老同遊必在伊耆之世九旒遵度聿生駘耆之英士
大夫之荷隆名享耆福恩承異數事出常倫者非得天之
獨厚亦修德之獲報焉閣師錫山相公者蓋其人矣公甫
弱冠登朝又十年開府周翔七卿之署遂膺上袞之尊中
外著聲後先踵美綜其奇瑞實有八云何則今

皇上道照鴻軒德開壽寓占六日七分值地天之交泰驗
八徵五福適君相之齊年坤輿德厚旣普潤乎大生日月
光多乃分輝于列宿是以鸞鶴異表竟可參威鳳之年松
栢有心遂得擬大椿之壽鵲冠子云秦上一族算比于成
鳩王仲任云分陝二公壽齊于文武以古準今同符合揆

此其奇瑞一也夫二首六身絳縣老人之算三百六十赤
烏遺種之年此不過異糞宿肉爲盛世之耆民采朮餌芝
作昇平之庶老而公則禮隆五豆登台輔已十年算閱八
旬光卿月者四紀平當未位三府先使行河趙儼纔作九
卿卽看持節金堤虹亘早有生祠赤幘風馳爰敷渥澤此
其奇瑞二也而且韋平之世及具躋大年鄧李之期願久
登首輔過伯珍之第知老壽之尤多飲荆楚之溪識享齡
之未艾此其奇瑞三也言乎前世則龔勝奇節已表栢堂
語彼後來則劉歆祕書復讎天祿又復計相多男分厯官
于中外春卿闔第已起譽于孫曾一門有集追沈謝之素
風七葉珥貂兆金張之溼慶此其奇瑞四也夫薛國上卿

上第旣僅見之名臣漢家元朔元光亦耆齡之天子可謂
旣得其年又逢其主者矣然而東閣首開已值懸車之歲
菑川上計聿臻養國之年求其徧列卿曹再周歲鑰于門
下門生之後預同年同甲之筵覺前哲之抱慙自後來而
居上此其奇瑞五也申公耆壽行有藉乎安車汲黯清羸
政必資夫卧治此卽蹲龍之聖不免嘆乎吾衰盤馬之賢
或設心于諱老而公則氣海旣盈神明益壯上公九命有
天閑上駟之頌耆艾一人無丞相小車之號進止有常過
龍樓而必下委佗可跡舍鳩杖而能趨此其奇瑞六也耆
英表乎

聖代盛事冠乎詞林閱茲周甲之期再值恩榮之宴逮今

百載實有三人黃侍郎之于辛未史文靖之在庚辰是也
然文靖則在告而始蒙

御製侍郎則入宴而未奉

恩綸若夫見席上台并承

特旨

詔天潢而主席

命宗伯以視儀紅披一品之衣花戴三公之冕一百二士
摠衣而上謁同年二十九科折柬而肅稱前輩一周彈指
覺獨峙乎靈光六紀居官總未離于蓬苑此其奇瑞七也
最異者宴杏園之正歲移爲

萬壽之恩科冠芸閣之三人皆屬同鄉之後進是科一甲
三人皆江

南祝嘏之餘謁丹扉而上壽獻琛之暇詣黃閣而呈珍鼈
錯授經于伏勝不虞鄉語之訛賈生執業于張蒼可操土
風而往此其奇瑞八也凡此非忠悃上結乎

主知誠感默符乎天眷則福壽之慶理或難兼齒爵之符
義非能並安能遊大凝之

壽域分百福之餘榮也哉亮吉等忝預後塵仰叨同歲慈
恩入宴首陪行儉之筵永始同朝可撰李充之杖奉酒而
節迎永日躋堂而慶溢敷天獻麥邱之三祝引以萬年分
天保之一言頌茲元老云爾

送同年張問陶乞假歸潼川序

乾隆五十六年歲在辛亥二月朔日張君問陶給假歸蜀

其友洪亮吉烹玉田之蔬挈山陰之樽送之于國西門曰
足下家居遂寧婦留成都鼻子宦粵旣傷親心纍臣贅秦
復悲身計然則足下辭金門而南邁並赤日以西馳勞乎
此行蓋非能已仍復迂道嵩洛戒途雍梁爰謀裹糧並訪
親密西嶽道士留之而不能東方細君隨之而並迈百步
之外弱弟出迎一門之中密親咸萃解笏金而貯案被采
服以娛親雖嚴生告歸相如乘傳不是過也又足下宰相
五世孫也葛侯冢畔八百之桑尚存名公祠旁一隅之宅
能割谿茶可摘則病婦攜筐山筍欲抽則衰年補徑秋原
半頃稅給于王官春韭一畦食供于家老而且煮米作糝
舂麥爲羹以資餘人或給耕者甫生之犢等愛于孩提頻

來之燕視同于親故則亦物我均適心形兩忘者焉又況
鸞經禽演不乏奇書蛤港螺田別開精舍臘頭讌客社尾
迎神朝衫忽著則鄰里詫觀縣令偶來則牛羊突竄南軒
旣闢北牖時開果落枕前花生鏡裏一林百樹招鵲辭鴉
雙澗疊波留魴放鱧若是者采其吉語娛我眉梨懲彼殺
機戒茲子弟播三田之種閣上巡觀賡七月之章房中屬
和未嘗不集吉門之慶極幽居之致焉定省之暇時而出
遊則峩眉當其前青城出其後大江流其左資水徑其西
解角之鹿可施鞍橋浮鼻之牛以當舟楫餐雲欲曙之嶺
采藥斜陽之洲團蕉數尺非佞佛而可跌危梯百層不學
仙而亦往閒防疾厄時覽方書偶有篇題緘之經藏此則

金門大隱不止平原玉筍真人復來宏景若夫僕與足下
之交道又可言焉僕處鳩音之里君居吠日之方蛩蛇之
合無由牛馬之風不及乃闕前一覲忽若素知飲中百篇
愛同前哲顧性憎釋氏不侈前因亦鄙道流詎云緣法靜
言思之或卽吾儒所謂如舊相識乎夫卅年成世足下旣
近之僕則又過半矣頰仰一身離合萬里常恐百年交道
不盡然精氣不散當成神明風車電帷來往不絕則僕與
足下又何慮哉又何慮哉自此之別一日之內僕眺日升
君眺日沒一江之水君飲其源我飲其委則亦何嘗有須
臾之間遠近之殊哉保齋神理時時讀書簡牘不詳悉之
于夢亮吉頰首

遊極樂寺看荷花序

出西直門三里而近有極樂寺焉長河蔭前高阜倚後其東有國花堂西有勺亭皆塵外之幽構也梧門學士以偶日下直徧招同人飯于詩龕接軫以往車行者三里舍車而徒復二里甫抵寺門綠陰當空赤日亭午池荷東西曾不百步間以傑閣繞之回廊水氣升岸結爲輕綃林香入波漾此晴采于是或暝坐巖側或孤行竹中或擘牋庭隅或讀畫塢側堂高于垣者一尋門低于砌者百級重寮洞開直視十里負戴而來者望之如鷗乘軒而過者擬之以艇坡塘高低岡阜回互香氣拉雜雲光降升促織繞砌聲如碎琴風蟬過枝韻疑零鐸遊藤綿延上樹皆紫細草芬

郁杼花必黃乃蔽炎牖爰開北窗松露尚零栢風成陣家
京國者離然有雲表之慕宅南中者又恍然有江鄉之思
馬林陰屢移羽觴乍接果則紅暈徑寸與藏冰而共升瓜
則生黃滿盤汲井華而并薦陶令之榼無時不攜韋公之
薜適心而飲相與商榷今古縱談雅俗據石命句臨流作
圖幽襟旣抒勝賞斯愜又破曙而遊薄暝始返星河滿空
影乍曳乎籠燭雷雨在後勢忽掣乎軒帷此又晴晦出于
一時涼燠交于俄頃者焉同遊者爲許封君兆桂張運判
道渥李刑部鑾宣何工部道生吳明經方南及梧門學士
與余凡七人運判旣爲之圖余因序其顛末云時辛亥年
七月初四日也

南樓憶舊詩序

夫鳥以高爲巢魚以深爲穴居魚鳥之中者人也築基九層而上爲之樓則與鳥爭高矣濬池十仞而中爲之島則與魚競深矣然鳥啁啾而爲巢使無繒繳之患則終歲猶是也魚屏營而爲穴使非芳餌之誤則畢世無易也人則不然飛狐落雁之嶺八埏之險也鳥所不能飛者人或上之矣奔霆浴日之區九州之浸也魚所不能歷者人或過之矣則夫陟險不已將迷東西揚帆倏來杳無津涘當此者其亦有故巢之戀在沼之思乎南樓者外王母龔太孺人所居也余以孤童幼蒙鍾愛年未毀齒從母移居姊越十齡弟才匝歲魯國男子方驚毀巢漢陽孤生未歌窮鳥

由春徂冬衣無單複之製以夜繼日瓶無逮晨之糧爨爨
馬踴踴馬蓋十五年于此焉若夫雨龍竹馬瓦狗泥車探
春燕于棟頭捉秋蟲于徑裏岡賭跳而將平井投甄而欲
滿臨溪咒鴨涉渚撈蝦旣兒戲之無方亦童蒙之求我此
一時也隨母梳頭之歲從師識字之辰烏焉混于一篇蚯
蚓登于半紙藏書之篋時匿意錢衣帶之傍私攜面具同
學則謝家阿買送餐則裴氏小奚盼日影之不西怨雞聲
之太早此一時也至乃歲值元枵門憐奇窘仲理則厨難
耗鼠史雲則釜欲生魚井淘麥屑反避知親徑拾墮薪偏
逢長者然而天青入牖水綠周堂秋月塞門春花交砌何
嘗不破啼而四顧擁絮以周遊此一時也又或蘇季上書

全家盡返齋身紙 桓姬索米半舫爰來瞞隨 中外則
雙丁二到不乏奇童弟兄則羯末封胡并饒道蘊虛堂論
史鵠亦垂頭側徑敲詩蟲來嚙踵篙師南巷雅乞書符蠶
妾北頭偏多問字此亦一時也授徒北館作贅東堂卜商
色養之時賈誼秀才之日會稽僚壻動色而見嚴生陽元
尊嫜改顏而親劇子鄰有束紉之饋室無戛釜之聲闢竹
徑而待賓借栢堂而讌客此又一時也詩曰維桑與梓必
恭敬止又況螟蛉果羸之場與松栢蔦蘿之所乎此則明
明如月難忘在闔之辰悠悠我思無踰樹杞之里遺聞傳
于廝養瑣事得于鄰童畦栽赤莧則湔上之蒼頭穴識金
鑲則羊家之故媪失簪楚國墮履徐方燕知春社之人犬

識衰門之客延陵之劍無封樹之堪懸班惠之書有篇題
之可認能無墮傷心之淚鏘思舊之銘乎又況臘頭社尾
上巳元宵餅識春辰餠名令節楊柳半橋之月芙蓉北市
之鐙水增一尺則已啣閭門樹密三重則隱開樓扇燭龍
之首與鴟尾競高彩鷁之竿與神燈並出販脂鬻粥擊鉢
吹簫莫不紛至沓來風馳雨驟此又晏嬰之宅因近市而
居竒虞氏之樓以臨街而角勝標孝侯之風土記荆楚之
歲時差可連類而書削牋以奏者哉詩四十篇稿成以寄
巡檢二兄上舍三兄文學四弟凡爲此者亦所云寄魚鳥
之思致今昔之感也

卷施閣文乙集卷八

陽湖洪亮吉著

寒林雅集圖序

自寓齋清化寺街至正陽門三里正陽門至厚載門十里
厚載門至詩龕又三里每詩龕主人之見招也必戴啓明
而輿聆雞聲而駕飯僕于路飲馬于途而後至焉至則一
巷數曲已遠市聲雙橋半傾僅入車轍五陁之山雲霾而
亦見千頃之澤冰凌而可行明湖瞰其前傑閣峙其後寒
林之雅多于遵渚之雁中廡之馬高于應門之童泉明北
窗殘月甫墮儒仲南牖朝曦已升相與脫畧儀節商榷古
今酪漿旣行圍坐未畢而諸君者亦已接軫而來排闥以

入輟霜簡之威乘粉署之暇豐貂乍集則寒鳥依楹高論
甫申則渚雲落檻子公之染指移而作圖張運指道畫莊
辛之握手因而出句而且欲讀之書鑿楹而已貯久別之
友面牆而可親壁中黏友朋數百首竹徑乍東舫齋又啓匪安
石之別墅乃昭明之選樓縹緗塞窗篇什盈棟此則當陽
萬戶難忘身後之名魯國四筵無乏樽中之酒凡茲二者
兼自一人以視昔賢尤爲盛事于是忻彼雅遊幸茲暇日
遂各授簡爲記揮豪作圖或馳騁乎百言或該綜乎數韻
至如僕者官旣最閒性尤嗜友茂宏竟席不逃金谷之觴
劉芳半生虛有石經之號又允宜陪尊俎之高會追談燕
之餘歡者也坐中作圖者三人長洲曹指揮銳浮山張運

判道渥甘泉羅山人聘爲記者一人長洲王孝廉芭孫爲
詩者九人蒙古法學士式善上元王給諫友亮汾陽曹侍
御錫齡介休劉舍人錫五靜樂李比部鑾宣汀州伊比部
秉綬靈石何水部道生漢軍玉大令棟泰安吳明經方南
而陽湖洪亮吉序之云爾

楊耕夫先生柳邊紀畧序

夫出重閉之內而行九拂之外不知者以爲遠矣舉萬全
之身而冒百出之險不知者以爲勞矣抑知不然披蒙茸
跋荆棘有身之至苦也蚡冒勃蘇甘之蒙霧露犯霜霰宇
宙之至辛也尹子伯奇行之是二人者又何嘗移呼天之
泣于陟屺之時興我辰之哀在靡盬之候乎若山陰楊耕

夫先生者其有焉先生尊人安城康熙初坐張魏之獄徙
干邊時先生年十三旣壯走京師謀所以救父母者屢易
其期百方不就年已四十甫克出塞省其二親移愛日之
念爲見星之奔轍望雲之思作履霜之操於陵之三日不
食墨子之百舍以趨實一身兼之焉試爲計之自京師至
山海關七百里自山海關至奉天八百里自奉天至尚陽
堡二百四十里自尚陽堡至烏喇約千里則混同江在焉
渡混同江至寧古塔又千里言其廣輪則太章所不能步
也言其幽險則夸父所不能踰也又其間馬蹶而仆者再
石顛而殞者再蓋越十旬出百死而後至焉此柳邊紀畧
之所由作也嗟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作詩者其有所不

得已乎而不知者或以此爲延之攬勝之書束皙發蒙之
記是又沒作者之心忘有生之痛矣然其條舉大綱包羅
纖悉較量山水畧述古今實視南燼紀聞北狩革書諸作
倍爲詳核亦何嘗不可補域中志乘之遺備海外恢奇之
錄乎夫松漠紀聞之作異書也實臣職也則柳邊紀畧之
作奇書也亦子職也是書傳而盛京以西之道里傳土俗
傳作者之勞心苦思傳卽作者之父母亦無不傳此則擘
牋握管卽無异于田號泣之時申紙發函已如繙我躬不
閱之什矣何其流離而不敢告哀沈痛而不能卒讀如此
歟先生從曾孫夢符與亮吉交屬爲之序因述其本末云
時乾隆五十七年歲在壬子上元後五日陽湖洪亮吉序

誥授懷遠將軍福建建寧中營遊擊張君妻洪恭人墓誌
銘

恭人洪氏世居歙縣五世祖某客如臯因家焉高祖某又
遷于縣之掘港場阿干之部以族盛而移宛孔之家因貿
遷而徙父諱簡臣官廣東高州府通判南郡儒學聿生馬
倫望都史才乃傳班惠年十九歸遊擊君大學士文貞公
從弟也丞相近族以材官而起家華仲哲孫由武科而入
宦時遊擊君父封君某亦以浙江寧波營遊擊年老致仕
歸恭人逮奉二親克勤終日撰李丸之鳩杖進宣子之魚
殮閭閻焉穆穆焉嫻乎禮教者也逾年遊擊君成進士選
藍翎侍衛漢世期門比嚴徐于金馬唐家曠騎參陸李之

貂蟬里鄙榮之恭人自若也又復貝齒長饑負糧而資臣
朔鹿車遠宦質衣以奉君姑八年于茲有如一日及遊擊
君外擢江南羊角營都司恭人乃隨舅姑之任所宣明鼓
吹以壯軍聲潘岳板輿甫隆孝養每當閱武之期輒有犒
軍之典恭人則躬率侍婢宿詣上庖割肉必方釀饌有術
以樊噲之彘有配盧諶之曼首無王京兆之簡畧有陳孺
子之均平厯此載年士流輯睦雖遊擊君之馭軍有術亦
由恭人之饗士有禮所感焉時封君以遠念鄉里先歸恭
人則傾橐出金市縑製複吳檣似馬越騎如龍曾不浹旬
迅歸京口封君得以優游江國宴聚賓朋皆恭人先意承
志所致也未幾而舅姑繼卒遊擊君將見星而奔恭人亦

衣麻待發而鎮帥某以委任方重援戎弁有在任守制之
例格不使行金革無避墨衰泣官雖云建牙無改枕函服
除擢福建建寧中營遊擊值本境賊匪魏繕聚衆剽掠途
次卽奉檄催赴與前官王某勦捕有功蒞任甫九日又檄
往護金門鎮總兵印復渡海巡臺灣七閱月乃歸弭谷口
楊周之釁却城頭子路之兵挈金印以渡重洋率戈船而
巡險陬時則外嚴鐵騎旣抒上將之威內築金城雅有夫
人之號蓋軍政之肅亦內助居多云歸署後遊擊君以中
暑醫誤投劑而卒時乾隆辛未年七月三十日也公孫之
里大樹爰推貞婦之居嚴城忽圯流移問道沉痛積年蓋
自奉遊擊君櫬歸而恭人亦幾不勝喪矣復乃徹其環瑱

襄此窀穸奉我夫子祔君舅而君姑率是藐孤克盡哀而
盡禮宗族憫之鄉鄙稱之者焉及恭人之教子也合內外
之兩宗爲義方之三徙特開聖室親授禮經董父之勇生
丕茲而事仲尼文彊之勲有高卿而號元德猿臂輟射應
甲乙之科牛心啖炙起伯仲之譽不十年而正倫正藏並
舉秀才元方季方各膺禮辟歲己酉次君秉銳復成進士
特旨以知縣卽用辛亥入都就銓而恭人遽以八月二十
六日膺疾卒于里舍享年七十有七

誥封恭人例封淑人子二秉鈞秉銳女一適

孫

烏乎哀哉方奉毛生之檄已執高柴之喪原流逝暉
林靡靜響將以壬子年月日祔葬于遊擊君之壠禮也世

去不停哀纏無盡屆期乞亮吉爲文銘墓亮吉與恭人同
宗且識長君最早爰不敢辭而爲之銘曰

如臯支歛所分幼煎室訓兮歸哲人相攸以武兮貽厥以
文文武之道兮萃于一門蒜山之原江水之溼我銘吾宗
兮無愧前史

椒花吟舫圖序

椒花吟舫者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朱先生邸第南偏棲
息之所而亡友懷寧余君鵬飛所作圖也先生負蓋代之
才具人倫之鑒誘掖後進獎許輩流寢門未闢束修之士
紛來夕漏欲沉問字之車未返而先生又各竟所長不名
一藝苟買之學與枚馬之賦同登後門之賢與世家之英

錯列有景伯之和易無周朗之偏奇于是海內之士有不
詣先生之居者遂不得爲聞人焉雖夫子之門何雜見哂
叔孫而北斗以南一人庶惟高密今者其室甚邇哲人云
亡高臺多風空室易雨薰林之花轉芬盈升之實空衍武
城之薪木今同分陝之棠公超之故居昔並五都之市此
則山邱華屋獨士以之涕流斗酒炙雞三步因而腹痛者
矣若余君之爲此圖也以賈生弱冠之年預長伯四科之
列望衡而處執業以來每咨經傳之疑時值笑言之宴欣
然命筆遂作此圖昔者鉅野之刻曾閔及望羊之門射陽
之圖宣尼謁猶龍之坐非形之于圖繪不克傳聖賢心跡
乎乃伸紙未竟風泉之聲已悲濡墨欲乾師弟之亡何遽

以視趙岐臨穴方繪延陵劉操感亡乃摩廣戚何以異乎
亮吉以歲辛卯謁先生子當塗學使之署始預賓僚繼焉
問業逮己亥庚子又從先生遊于京師劉向之校祕閣時
假異書朱祐之學成均屢蒙殊獎蓋師友之際存歿之感
均有不能已于言者焉暇日先生子孝廉錫庚出是圖屬
爲之序竊以先生之門著錄弟子不下千人咸負盛名各
官內外而孝廉獨授簡于余者豈非以受先生知最深且
與余君有同堂之雅乎夫過因樹之屋悼歎申屠趨種栢
之堂有懷龔勝以今視昔其理庶符爰序而還之俾世之
觀是圖者亦以知取材落實庶幾于大匠之門攀條撫枝
泣然生並世之感云爾

祭天柱縣學生劉緯等文

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朔日貴州督學使者洪亮吉遣天柱
縣學教諭劉以清酒庶羞詣無水之流致祭于天柱縣
學生劉緯附生程三桂童生謙忠欽等之靈曰歲惟闕逢
孟夏朔日汝黨六人共遭斯厄我聞驚愕詢彼市廛云汝
將歸舍陸而船時夜甫半無流忽高一舟飄然乃觸石橋
橋門有三劈舟爲兩羣眠方酣語不及響烏呼此水望海
遄奔直下千里難停子竟汝之始來于何不卜思攀驥尾
顧葬魚腹羣瞻其出不見其歸成名之望尚切庭闈爾劉
爾程里閨有聞文期無害命乃不辰人亦有言兄友弟敬
尤慘三生全家併命

謂程三桂哀哀謙生衰然舉首于鄣

方試卞玉未剖襜衫一襲兼製儒冠焚之三橋慰彼九泉
尚饗

刑部江蘇司員外郎楊君墓表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吾友刑部江
蘇司員外郎楊君以疾卒于京邸年甫四十有四烏乎哀
哉越明年二月始奉君之赴爲位哭于官廨又逾月君之
孤紹恭等繕狀來乞爲表墓之文謹按狀君姓楊氏諱夢
符字西躔一字六士漢太尉震其遠祖也宏農之裔卅世
遷于會稽安城之鄉五傳載其隱德紹興府學生贈承德
郎諱國英者君之曾祖也優貢生廣西通判借補平樂縣
知縣諱之琳者君之祖也國子監生候選州判贈奉直大

夫諱大德者君之父也母金太宜人夢長庚星入褰而生君故小名長庚及長而名與字皆取義焉傳說之騎箕尾猶屬後時曼倩之爲歲星乃徵先兆九歲能作詩二十工舉子業二十八以國子監生中式陝西鄉試改歸浙江又十年而成進士歷官刑部提牢廳及湖廣清吏司主事江蘇清吏司員外郎總辦秋審處其間扈

蹕山東隨

圍熱河各一又隨侍郎玉德按獄奉天直隸江西淞江諸處時大學士英勇公阿桂管部事及尚書胡公季堂等皆深倚之烏乎處元奉使來歸甫及十旬奉倩積勞遷官未嘗滿歲亦可謂死于其職者矣若君之居室也孝于親友

于兄弟其友于兄弟也使妯娌無間言其孝于親也使鄰里消勃諄益自長樂君之卒君之考以貧故遷徙不常最後寓常州之邗溝因定居焉客籍甫占家糧告匱巢棟之燕伴季女而長饑翔林之鴉感太和而輟響君又念無以爲養也動捧檄之念則投牒者數州習負米之勞則傭書者十載迨乎登巍科官省闈而君之親已不及見矣于是擢第則泣擢官則泣歲時祭祀則泣十餘年如一日焉捧而不輟者盈尺之硯讓而不居者一成之田推乎庭闈以及親故則戚鄰之待以舉火者又十數家也烏乎至菟乍離之日復念周親日未瞑之時望深予季君之至性肫篤一至此乎若君之交友也內自一鄉外逮九拂樹米架羊

之彥飲文吐鳳之英莫不識面欲先締交恐後朝饗告匱
忽然燭以娛賓冬裘旣罄尚假衣而貸客又或蘇援世事
則咸舉智囊糾排俗紛則敢爲怨府以是自里居以迄服
官坐上之客戶外之車未嘗不滿也余與君交二十年每
見有才奇而不遇守正而遭踣者君歎憤輒形于色是則
君之交友亦根于性者與若君之服官也以劉穆之之才
居崔祖思之任事理無滯神明不欺蓋自幼時侍君外王
父按察司金君祖靜外姻贈尚書刑部侍郎錢文敏公皆
奇其開敏之資與商訊讞之務君偶發一言輒驚二老以
至身典案牘職司豺扉平疑獄者三馳星輅者四西蜀李
郃識使星之來丹陽馬稜推善風之至人皆以君爲有陰

德焉嗟乎丙博陽之報雖阻于生前于廷尉之門將高于
身後理固有可推者乎若君之爲文也枕籍六藝揣摩八
代僮約遜其精純庭誥無其妍麗美矣乎其將三典午之
世四卯金之代以參于作者乎然而桃李之色承列柏而
不華雲霞之光入殘月而彌慘九州浩渺偏饒幽朔之聲
四序參差乃鬱秋冬之氣才之不羈者至矣年之不永者
亦由此矣記有之曰詩言志若君之詩則斷雲零霰無其
清也奔巖削壑無其峭也幽花叢篁無其韻也馮夷水仙
無其幽也所著有心止居詩文集十二卷三惜齋筆記二
卷君藉以不朽者將在是乎君配錢宜人克相夫子勤于
內政子三人紹恭紹文紹垣皆聰穎特達端妍善文女一

人孫一人紹恭等將以某年某月返葬君于武進之某鄉
某原以亮吉交君之久也于是馳札萬里求其一言嗚呼
余又何以傳君乎猶憶丙午之春共艇適越時同里鄞縣
知縣錢君維喬文學蔣君陳尊崔公子景侃咸在坐次君
時喜為綺麗之文酒半戲余曰君他日銘墓之作當以見
屬矣余齒視君稍長當時以為友朋親愛之言無不至也
由今憶之月犯星之兆慮戴逵者翻貽會稽之凶膏燒明
之痛哭龔生者顧在彭城之叟梁國戲語念之而心傷鍾
繇詞引之以自咎余之交君者不謂其止于此也他日
薄宦粗就歸休里閭訪將軍之巷牯靴巷三則大樹猶存
過邗水之橋則溪流半涸亦足以悽愴傷心者矣

少寨洞贊

黎平府西四十里有少寨河河左數里有洞馬門險若劈
崖危欲傾入數十步則左塗右谿徑益深邃陸可乘馬川
能棹舟土人云桃花水時魚則麇至尋源而進勢及百里
惜未獲窮其勝也徒觀其積崖萬丈無一尺之坦懸瀑百
仞靡暫時之停荒寒接天陰翳匝地雖思狂按不覺瑟縮
又未至少寨以前景亦奇麗石徑百折蟠如怒蛇危橋十
尋襯以鮮羽繞岸居者凡數百家牖接澳艇樓通鳥巢花
紅上牀苔綠入竈人禽俱變莫辨啁喞土石盡赭尤凌晨
光名花夥于種人鵝鷺繁于沙石則又楚南之秀壤荒外
之奇觀云贊曰

左塗右谿石作郭郭魚長于人陡向厓落黑盡生白光如
爨烟呀洞陰杳疑爲墨天春波如雷千尺逆上樵丁方樵
墮入渙網

師子厓贊

自黎平未至天柱縣百里有師子厓焉予行黔楚中幾徧
矣若茲之奇則未之覩也青氣徃徃迷茲嶺坳元岡纍纍
突出天半其下則表裏洞達東西延袤已枯之松倒挂者
千尺欲落之石相黏者徑寸蹤無能停瞬不及轉如此者
半日方抵平坦則麥隴鋪秀雲光疑錦延回一村異景百
出高曾居巢卑幼處穴一榻之外無非雞豚百仞之餘乃
匿牛馬怪魚窺人頭尾五色妖鳥咒客飛鳴百囀黃果滿

樹卽兒童之糧紅蕉百尋裁蠻女之袴此則吳越山水遜
其靈奇荆江土風減彼殷阜者矣贊曰

石若立榦巖如覆盂穴腹空洞倒生棕櫚奇邪嶽寄常有
落勢人行其間目輒上視紆行百盤直下千級崖方師蹲
馬忽人立

黑神河贊

黑神河者牂柯江之別名也觀其懸流一絲獨下千里石
亂若屋魚飛似星雖未遽接天而離地已百仞矣是以終
日疾行不覩寸壤一夜數起惟聞怒雷花氣灼日雲光亦
紅松濤接天波影俱黑雞犬之柵高于鵲巢魚龍之腥裹
此人氣此則思理所不能及實荒外之奇矚焉又趨坡出

其旁孖水流其側紅盆繞其北青浪瀉其南村女睇客則
啼如猩猩花苗下坡則轉若碌礮均足啟豁聞見廣益神
智贊曰

高惟見天府若無地帆檣切斗下瞰雲氣飛鳥蹠實神魚
冒空來往不礙咸行鏡中分濼擘沅獨下南海我窮其源
孰竟其委

白水河贊

永寧州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白水河其始也自地至天倒
行者百丈其繼也由上迄下橫飛者數里雲日蔽色始輸
其奇光人禽絕聲乃逗此靈響驚雷怒霆不敢過其側飛
霰積雪未能凝其旁一川茫茫雖子夜而如晝百步慄慄

卽炎天而亦寒行客木屐欲控乎山坳仙人水簾忽懸于
天外下則洞濶數武巖深百尋飛泉蓋之不見日影穴鼠
大于山鷄苔錢圓于斗拱神怪所窟忘其歲年幽靈往來
恆以月午客曾登雁蕩陟匡廬所爲飛瀑懸溜均無此奇
也于是嗜靈異者有觀止之歎居蠻嶠者可無域中之慕
矣贊曰

是聲是色非意所想闌千百尋忽落奇響白雪之白寒冰
之寒飛仙所爲靈怪是蟠相傳有水中滔滔混混凌躡川
瀆滄溟縱到怒氣猶鬱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周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蘭化圖書館

Wakuhwa Library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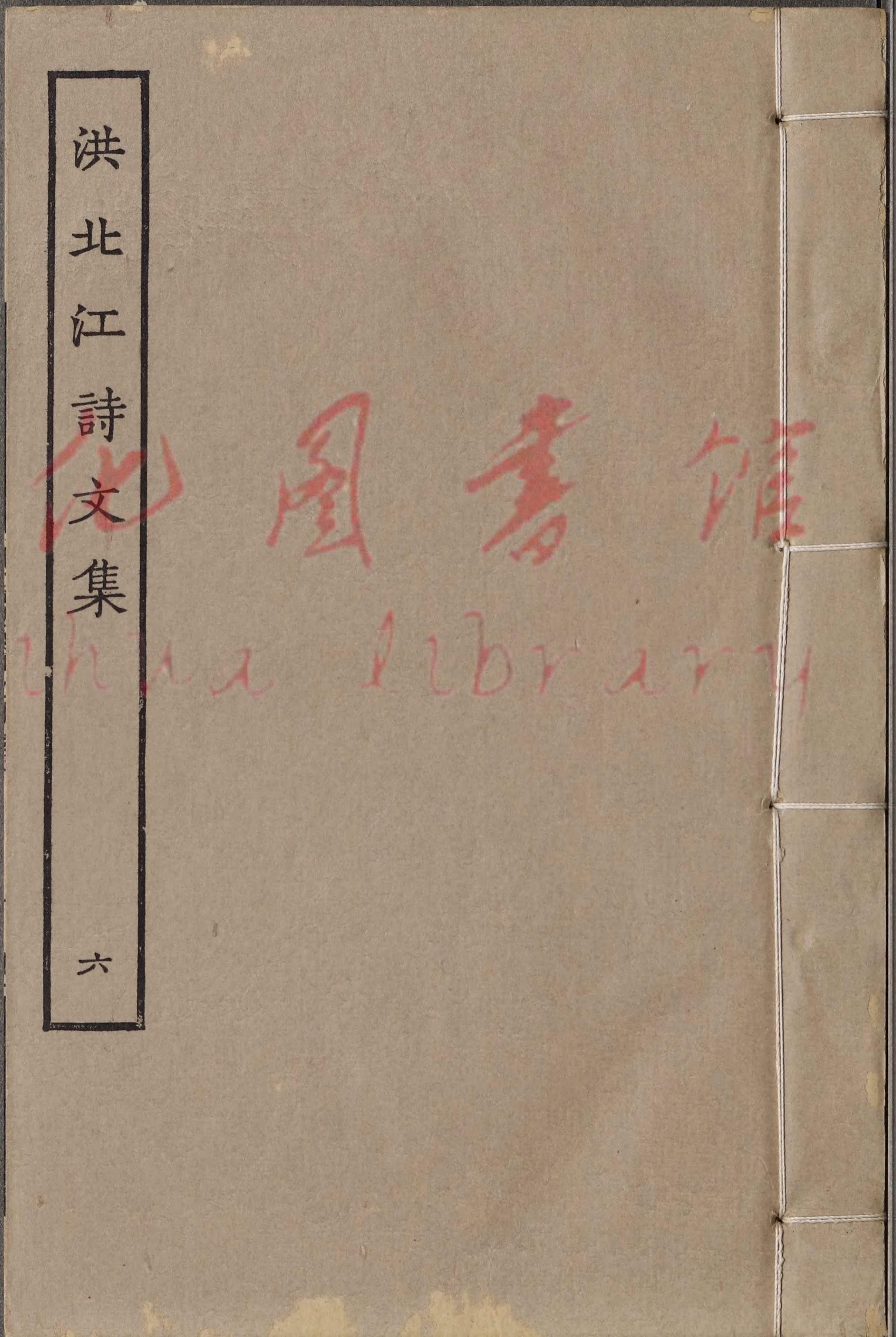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Inches

洪北江詩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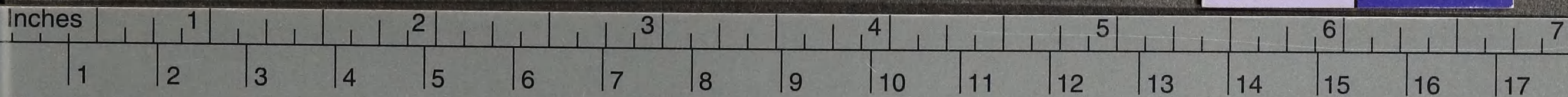
六

開化圖書館
Ka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

Kaishwa Library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